

泰和縣志



秦和縣志

光緒四年秋鐫
五年冬月葉竣

重修泰和縣志序

同治八年己巳冬江西大中丞劉公檄所屬府州縣續修志乘以備通志采以獻於王府時瑛令泰和近一周矣明年春捐廉設局訂邑紳網羅搜訪以補苴缺畧因念泰和爲邑四達地視上下爲緩急然考乙卯之亂寇撲府城先據泰邑以遏援師迫其克也亦以先復邑城得後勁元明間洞寇竊發而燭火不燎於原者以扼要建瓴故能臂指相應以濟變陳霸先之營高城李遷仕之築太臯城可證也間嘗登城眺子瑤三顧天馬蟠龍諸山其逶迤磅礴鬱積而不可掩西則武姥玉華以爲拱衛章貢清流瑩然在目山川之秀非他邑所能頡頏因念明時良知之學徧於

泰和縣志

序

一

海內而羅文莊洞悉末流遂以道問學救尊德性之偏一時歐南野胡廬山諸君子皆聞風繼起力於知行合一之旨又以思夫前代相業首推西楊而陳德遵王文端尹文和蕭孟勤皆內閣之表表者厥後郭青螺以平酋蕩寇顯蓋泰和之爲邑自南唐羅洞晦宋蕭清節王致之曾南夫已焜燿一世明則劉子高陳海桑開其先尹訥菴周貞毅以身徇國其百折不回之氣足以貫金石而亘天地此泰邑理學忠節之稱非虛語也遙望前哲俯仰低徊諸先生之風猶有存焉者乎因又念夫前之復城能自力其力以禦又奮其力以禦人斯非所謂忠義之氣久而愈振乎卽鄉曲之間而仗節守義者接踵而起斯非有得於鄉先生

理學之旨而能然乎瑛藐然下吏少嘗誦困知記壯而出
入戎馬間益以自慚今覩然人牧矣憶前攝篆時甫脫兵
燹城內外鞠爲茂草而茲則原田每每矣古者三年報政
取民間風俗以觀政治得失瑛前後三年月吉讀法申命
再四又與賢士大夫課德問業以磨切俊良而風俗之移
易果何如哉頃年復水旱寒燠違時民惴惴供億不給瑛
其何以爲報哉宋時山谷蒞茲土快閣名由以著今頽然
荒址而歲饑民勞又不得不與爲休息六忠十義之祠其
何能一日去諸懷乎昔人云爲政在力行不貴多言瑛謂
爲學亦在力行吾願邑人士以政學輔長吏而長吏亦以
政學勗邑人如往時名臣碩儒相望簡牒獨惜烽燧餘燼
泰和縣志

序

二

案牘無徵其間潛德幽光過佚者多圖志不足文獻何徵
亦惟盡其力之所得爲者而已稿旣具因歷陳形勝阨塞
之要並理學忠義之實以進諸上憲更以諗夫後之拊循
疾苦與邑縉紳任風教之責者同治九年秋泰和縣知縣
古隨州宋瑛序

後序

泰和志湖北宋藍圃大令捐廉設局倡修稿將成大令以
憂去官錫純奉大吏檄權攝邑篆初至勞心案牘未遑他
及辛未冬乃捐貲延邑紳將舊稿重行參訂明年春書成
適瓜代有期因識其顛末至志之參考損益俱已稟奉
上憲非敢故爲異同惟是手民未付不獲告厥成功此心
轉歉歉耳分猷共念因書以俟後之君子壬申春二月歙
縣吳錫純識

泰和縣志序

周禮大宗伯之屬有內史外史掌四方邦國之志以稽其土地風俗物產貢賦大司馬有職方氏掌天下之輿圖形方氏辨九土之封域又古天子歲遣輜軒之使採山川風土途謠巷議以察民苦樂觀政治盛衰志之爲道其合是數者而一以貫之歟泰和之有志也自宋淳熙始繼修於趙汝暮明府爲嘉泰志明則李元載唐曙台諸公續修國朝則有康熙田志乾隆冉志道光楊志相繼考訂代不乏人然迄今已閱四十餘稔矣其間人才豐嗇土產盈虛民俗樸華庶務損益幾至日久年湮散佚莫考况值兵燹之後地方之完敝軍務之始終以及草野忠貞閨門節烈

泰和縣志

序

四

義夫孝子奇才異能若不訪查撰述旣無以光泉壤而慰忠魂亦不足以資考核而昭慎重同治己巳適 劉峴莊大中丞有通飭修志之命經前邑宰宋藍圃賢侯謀集邑之名宿捐廉設局修纂稿將成而宋公以憂解組理卿吳君接署斯篆復捐資延邑紳重行參訂錄呈 上憲鑒定迨予履任書已告成復捐清俸與原辦紳士悉心擘畫逐一校正繕上行省並府志局其一切規模具見凡例凡舊志滲漏者補之訛謬者正之於星野而分位已定於地輿而因革可知於建置而城廓井然於學校而師儒有序於食貨而征役已均於兵防而武事大備於職官而政治足法於選舉而俊民用彰於人物而顯晦自著於藝文而著

作悉登於襍類而軼事並載志之所繫誠大矣哉是役也
爲時雖經三載之久而採訪確實所載所紀要皆信而有
徵舉凡徧徇之私游移之見師心之智皆務絕去罔或苟
且附會以娛後人耳目且泰和爲聲名文物之邦忠義孝
友之邑山川挺秀甲第雲連溯自宋元迄明以來英賢崛起
勲業昭垂經濟文章卓著千古吾願邑人子弟切磋學
問砥礪廉隅一洗囂陵積習共循道德遺風將見名臣復
出理學猶存以爲邦家之光以襄

聖明之治此實予之所厚望焉是爲序

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孟秋月知泰和縣事古洽陽高廷

楨謹撰

序

志之續修肇於同治九年庚午湖
北宋藍圃大令稿以庚午於手
安徽吳理卿明府賧篆臺椒絃鐸
催取稿本迨紳衿訂繕寫以進先
為壬申之春時陝西高幹臣令尹

秦和縣志

序

奉部檄而求乃志新開局曾約屬
邑稿本借采擇又迨紳校訂再繕
以呈並應 方伯之命於付剞劂能
於費不果在尹亦量移高安自是
而遷延因循者數易寒暑在之鏞
丁丑夏調署新邑先夫志稿塵去

幾同業續乃振觸者久之明手西
墮宋吳高三君子亦捐慮乃倡設
局延紳付之手民而邑紳皆輝斗
簫作梅二君各捐千金襄事數年
之功畢於一旦天下事畢就遲速
之亦有數存世尚耶自其方志為

秦和縣志

序

二

世所矜式者如范生夫吳郡志康
海武功志韓邦靖朝邑志法觀章
典以稽學諫以著文史通義於三書
毛舉類編小遺餘力未免致文人
攻擊之習而甯化李元仲又謂志宜
倣八書十志之例生依次編列者然法

抑思田賦立義理以膠執黃梨洲之
史有三禮手經而人与事緯之在編
年必以人經之者則傳也以經之者
紀事也夫志史之流別也定書之有
綴貫字以史志禮行之在書之有
注名自年文者皆以該史傳情觀而

約取之將初稿積備甚多其亦有合
先哲事以文省之者乎孤燈風雨揚
雅古之詞中後歎悠哉神性之鏞
何子與疎賢共坐子然之業以挂石
於簡端也時重訂付梓乃益次增
庶常劉敬六六台蕭友松字楷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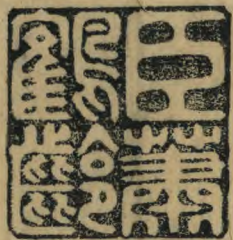
石生廣文王與琴廷評陳詠山考廣
贊理局務益蹟刊以陳松山王雁
秋兩於煙若尹萃田蕭瑞人蕭海
內王肇周胡月人整星垣胡雲卿
諸考慮皆前此在局者功勞志在
省書之使後人有所考焉光緒四

泰和縣志

序

四

年秋調署泰和縣知縣浙西古剡
溪周之鏞撰縣人蕭鈞並書



泰和縣志叙例

泰和有志肇於宋邑令陳秀實爲淳熙志繼修於趙汝暮
爲嘉泰志明則縣人李穆知縣唐伯元續修入 國朝
則有康熙田志乾隆冉志道光楊志明以前志不可得
見惟本田冉楊三志所採擇仿史例以目從綱參酌三
者之間亦猶是矩矱先民也卷首照舊恭錄 聖諭
昭垂萬古

志書以地理爲宗而分野又所以正疆界漢書地志以星
野附沿革之末隋唐二書祖其法晉書則以星野附天
文舊志特立星野一門區區方隅過爲誇耀未免失之
太繁今仿漢隋唐三史及宋史通典明一統志諸書之

泰和縣志

敘例

例而以星野附沿革亦先河後海之義

舊志謂石陽西昌東昌遂興四縣皆泰和地皆爲采載考
石陽後漢中與廬陵同爲縣其地在今吉水縣東北二
十里東昌今爲永和鎮唐時嘗併入西昌遂興初名新
興後漢末與西昌同爲縣唐時雖嘗省併未幾仍自爲
縣今龍泉萬安皆其地舊志所載石陽縣侯東昌縣侯
遂興故城及石陽縣人物皆失於決擇欲爲刪削恐駭
黜省之目因逐條辨釋以俟後人考正

圖與書古來並重鄭樵圖譜畧自謂獨得之學此特爲著
錄書目表章部次爾司馬氏本周譜而作表不知溯夏
鼎而爲圖遂使前世形勢物象後人無從彷彿班史雖

稱博雅亦未能自創圖體以補前史之所無卽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亦俱書存圖亡至唐宋方志俱稱圖經圖以紀地理高帝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以知天下戶口阨塞是也經則世次年月興革損益可以按事推求後此博古圖方輿紀要圖紛然並出而圖學復明今仿裴秀法開方計里而緯以山川縣鄉村落後之覽者逐格而求如數掌紋此雖不足以補班馬之不逮然於圖經之義則差爲不背云

近代方志往往有圖而不可以爲典則者一則逐於景物山水摩畫惟工繪事何當史裁一則廁於序目凡例視等弁髦不爲繫說命名別立專門表志愈繁圖經浸失

泰和縣志

敘例

二

是載筆之通弊斯文之闕典也鄭樵推後代失所依據之故本於班固收書遺圖而其所著通志紀傳悉備而圖象無聞使讀其書者亦如冥行擿埴舊志首圖八景曰天柱留雲澄江印月高城遺雉快閣盟鷗仙巖疊翠塔穎雙飛仙槎古渡豐樂壽樟今附存其名而縣境縣治各圖以類相從後人觀志觀圖自知向往而文廟中尊罍犧彝徵名辨物一展卷間而古人制器尙象之意昭悉無遺至圖之方位或有謂乾南居上坤北居下是未知河洛先後天圖今依古法南下北上邵子曰天道見乎南而潛乎北者此之謂也

方志以地理爲宗地理以沿革爲本泰和隋唐之際疆域

最廣至宋時地界始定東漢屬廬陵地唐初及元皆爲州後俱爲縣漢地理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明寰宇志國朝統志皆首詳沿革閻百詩云沿革不清則紛錯糾輳無從考核山川人物無一不誤良有以也舊志有表有考而錯訛迭出自相矛盾今參考史志而定以古人識職作考以待國史要刪其亦有得於國別爲書之義焉爾

禹貢一書物產田賦備著於篇而以山川定九州至今地勢瞭如指掌鄭樵通志譏班氏地理不主山川而主郡國謂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不知禹貢九州大界可以山川爲定郡縣省併分合巧厯不算又境內山

泰和縣志

敘例

三

川大率卑小無名本不足以定經界必謂山川可恃而郡國不可恃鄭氏之論亦褊矣如泰和隋唐時拔鐵山在境內今則入爲永新龍泉贛水舊由鐘埠下吉安今則徙於十里外此其證也舊志山水就本門中各區其類正如花名卯簿毫無義味今山分東南西北遠近均取定於縣治由西而來統會於東水以贛水爲經而以縣中之水仿水經緯之并以己意聯綴爲文法古人入書之義班書所謂義取貫穿者此耳

摯虞昭穆記王儉百家譜此姓氏所由著也鄭樵通志著爲氏族畧首論姓學源流最爲括洽歐陽唐書爲宰相世系表蓋九品中正之法重於前代官人必取族望故

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縣姓之分是時譜錄皆掌於官家無私書凡入於官者皆清門鉅族是以譜牒之學爲史家所師承後來方志多紀鄉村卽此意也舊志有廂鄉一門今依舊登載其後來添入者悉爲注明尊人道而追本始無逾於此

史遷爲河渠書班固爲溝洫志蓋以地理爲經而以水道爲緯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此班氏所以別溝洫於地理也顧河自天設而渠則人爲遷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險人工之義而固之命名溝洫則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澮畝所爲專隸於匠人也泰和偏邑農桑所賴者陂塘堤則唐王二公渠則僅一阜濟而六閘之蹟今不

泰和縣志

敘例

四

可考胥爲登載以待後人之修復因勢利導禹之治水順水之性焉耳或謂水道宜圖今溪澗溝澮正有圖之不勝圖者又遷改無定以鄉都爲主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

漢世三輔黃圖洛陽宮殿圖此都邑宮室所由倣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能歷舉其名以有志兼有圖也今城郭衙署分類先圖後紀修建而壇壝祠廟典章制度爲社稷所由重者皆爲慎著史無建置之圖至元成而後明堂太廟紛紛多異說以今視昔期免此失斯亦史氏之識職也夫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數其現在之官位則

官職姓名於古蓋有其書班固百官公卿表唐書宰相世系表宋書亦有宰相年表又有廳壁題名記蓋官儀簿狀代有其書非第梁有選簿隋有官序錄唐有六典已也元明以來方志之書紀載歷官歲月其有政績卓著者別爲傳以表之又前代封爵皆食其租稅無之國履任者今依舊編載其不應載者加辯以待後人刪正斯亦猶行古之道也

自畫土制貢創於夏書任土受職詳於周官田賦之書專司之掌有由來矣班氏取洪範八政裁爲食貨之篇後史奉爲圭臬唐李吉甫韋處厚有國計簿丁謂田况有會計錄以至通典會要皆於此兢兢焉然諸家皆括代

泰和縣志

敘例

五

爲書惟通典綜核古今自唐變租庸調而爲兩稅賦役亦屢更矣而條鞭之法至今不改蓋存留供億諸費土貢方物等目僉差募運之資總括畢輸便於民間無紛擾故也今據現行案牘一例通編其明以前舊志未登者無從考核居今日而欲求併省之由使齊民皆曉然於制有變更數無增損其亦難矣

闕里有文獻考成均有故事錄膠庠泮水寰宇同風然自兩漢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學校有興無廢此蓋與吏治相爲表裏者也披水築宮拂簾拭履有事則於中講明而切究之無事則父老子弟於以觀遊自淑而禮法刑政民彝物則胥出於是首以圖而顧瞻廟貌緬想徽

音典型具在有待而興豈第攷修建始末已哉

黃帝涿鹿之師成湯南巢之放武周牧野之誓以及韓信背水之陣世祖昆陽之戰紀掌故者所以必詳書以示後人也然此皆國史事方志則紀額設兵防而小醜有時跳梁烽烟不無告警或王師如時雨之至或秦廷效乞師之舉則平寇戡亂首功參謀豈可畧而不書前志鈔撮爲篇毫無決擇今更旁搜博採大書分注畧具兵事始末明時南贛十八寨未平以前草莽竊發劫掠時出泰和萬安首當其衝今所紀止此知其缺畧者多矣先王制作存乎六藝夫書道政事典謨貢範可爲經要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

泰和縣志

敘例

六

不存其籍可慨也然禮記儀禮傳之至今其後括代爲書如漢官儀隋會典唐會要宋儀制或存或逸各垂典常國朝會典近三百卷最爲詳備而大清通禮則自上達下遵行不愆茲自朝賀以及各壇并文武等廟現行儀注輯爲一編曰禮書樂章樂舞附焉會典等編爲書浩博未必家有其本而此則簡而有要讀志者可一覽而如置身禮法之場也豈非史氏之通裁哉

選舉之書卽古人賢書之遺古者取士不立專科兩漢孝秀與夫州郡辟署並行隋唐以來選舉旣專資格愈重科條愈繁文學之士蒐羅典章采摭故事並有成書若晁迥進士編勅陸深科場條貫爲律例功令而設至姚

康樂史科第錄李奕洪适登科記則專紀其姓名近又有考定方志自爲一書若樂史江南登科記張朝端南國賢書陳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其選也明代雖三途並進而進士一科特重故國子監題名錄行之至今嗟乎科第重人乎考四庫書惟朱子文先儒二科題名錄今尙存他無所聞觀此人可知所自立矣泰和科甲斷自宋時前無所考自進士舉貢以至仕選各門依類續入其補書者必實有考據不憑家譜期於無濫無遺云

列傳之體肇於司馬遷其實釋經之文皆傳也六藝爲經則論語禮記謂之傳卦爻爲經則彖象文言謂之傳春

泰和縣志

敘例

七

秋依經起義兼史爲裁而司馬氏七十列傳參其例至於郡邑之志則陳留者舊傳會稽先賢傳之類指難僂數前志立人物志爲列傳繼以補傳後又以雜志立孝友義行文學隱逸各傳不亦慎乎夫綜括古今權衡人物孔子謂方人則不暇區區方志安所謂操筆削之權法史臣之褒貶哉今以正傳補傳附傳分子目正傳則功業學術行誼昭著者補傳俱前志采補附傳卽前志敦行文學隱逸方術寓賢諸門泰和人物肇於宋而盛於明往時人才輩出非彪炳者不與斯選近則一長足錄亦大書特書前望後矚人之遭逢有幸有不幸誠矣哉

選舉有名而列傳無聞無德可稱書事從畧者也選舉無名而列傳昭著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今於選舉中有傳則注明有傳便於稽考也至列女之名仿於劉向自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專書節烈一門則烈女而非列女矣今依舊志續編新增非奇節異行則不立傳緣湛恩汪濊每人立傳則撫孤守節層見疊出反成通套是徵實之意亦避熟之法也

六典亡而爲七畧流而爲七志七錄今則四部矣官失其守師失其傳是以家自爲師人別爲說是官師不合一之故也班固藝文志首爲敘錄討論源流部次羣籍有春秋家學尙書家學之別各史藝文志條別品類表章

秦和縣志

敘例

八

百家四庫全書提要廣搜博考首標目錄次序行履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使後人得所考據亦史裁大觀也茲仿其例而以四部之法行之未見其書安能妄爲論列其未經名人論定且非繹經輔史之作概不登錄

鄭漁仲云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欵識者古人之面貌以後學企慕古人之心得親見其面而聞其言何患不與之俱化乎史遷謂登孔子廟庭瞻其車服禮器使人向慕二君子之言其亦如撫手澤杯捲而使人興孝思意乎金石所以垂不朽式瞻之道猶存考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

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歐曾洪趙久著專家漁仲著金石畧所收甚博近王蘭泉侍郎所著金石萃編百六十卷尤爲大觀泰和一隅宋以前無聞茲采其有關掌故可與史氏相發明二十餘條以備通志之要刪俯仰古今敝帷隻履亦考古所不廢也

古人有專守之官卽有專掌之故有專門之學卽有專家之言未有博採諸家以彙集衆體如後世類纂爲書者也自十五國采風八國集語厥後蕭氏文選迭興而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明文案紛然繼起此言選事也而史志則載書目而不入序記各體其奏議間摘於列傳然紀述編纂各有識職徵文以補書志之闕自足爲功

秦和縣志

敘例

九

於文獻前志藝文載書目外多采文詩茲仿范成大吳郡志例文以類從凡地輿建置學校古蹟列傳各門文詩皆雙行附注無可附者入於文彙詩彙新增慎之又慎嗟乎有志之士負其胸中之奇不得已而見之於文其所爲文又皆竭數十年螢燈雪案苦雨淒風所與刻肝腎耗心血而鄭重以出者曾不數世而冷露飄風同歸於盡幸而遺鱗賸羽得入志乘亦其精神有以永之也三楚三吳於志外有文獻錄道未墜地文可燭天後之君子其有意乎

陸稼書先生修靈壽縣志刪寺觀而不載以謂闢邪崇正道固宜爾不知春秋重興作若俱削而不載誰復知其

爲邪而闢之耶矧宋時主管皆屬名臣投老之地而借道一類又有可與人物相質證者祥異則天時人事存其概亦足以警省人心軼事爲叢談藪與塋墓並列合而編之亦東坡志林劉向說苑同資藝苑之考證也

昔人謂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宜相輔而行又有謂沿革宜表官師選舉宜表細而思之二說皆是夫有春秋之編年而後有司馬紀傳而紀事本末則參取於二者之間三表之立未始不本於三家之學卽改表而爲考亦未始不本於三家之學推其原則學有家法不外六藝事有

泰和縣志

敘例

十

所紀俱統六典因事命篇扶質立幹是在編摩者神而明之耳

八書十志鼎峙千古後代方志自宜奉爲矩矱然繁簡因時分合隨宜茲參考舊志勒爲一書首紀上諭後分八門曰輿地考而沿革疆域形勝山川古蹟廂鄉風俗土產附焉曰建置畧城池公廨壇廟祠祀坊表津梁水利附焉曰政典則附以封爵秩官戶役田賦諸備鹽法學校書院公產駐防兵寇曰禮書凡會典所載有關於一縣者胥錄焉曰選舉志則甲科徵貢仕選而終以贈蔭武科武職曰列傳則正傳補傳附傳曰藝文錄則書目金石文彙詩彙而殿以祥異寺觀塋墓軼事歸雜記其

中有力不從心者有識所未逮者前志尙存取而證之
可以知其得失矣

泰和縣志目錄

卷首

上諭

卷一

輿地考

沿革星野附

疆域

形勝氣候附

山川

卷二

輿地考

古蹟

廂鄉

風俗

土產

卷三

建置略

上諭亭

城池

公廨

壇廟

祠祀

卷四

建置略

坊表

津梁

水利

泰和縣志

目錄

卷五

政典

封爵

秩官

卷六

政典

戶役

田賦

儲備

鹽法

卷七

政典

學校

卷八

政典

書院

公產

卷九

政典

驛防

兵寇

卷十

禮書 古禮樂附 嘉禮 凶禮

卷十一

選舉志 甲科

卷十二

選舉志 甲科

卷十三

選舉志 徵薦 貢士

卷十四

選舉志 仕選 贈廕 武科 武職

卷十五

列傳 正傳

泰和縣志

目錄

二

卷十六

列傳 正傳

卷十七

列傳 正傳

卷十八

列傳 正傳 補傳

卷十九

列傳 附傳

卷二十

列傳 附傳

卷二十一

泰和縣志卷首

世祖章皇帝諭興文教

順治十二年

諭禮部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爲本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未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爾部卽傳諭直省學臣訓督士子凡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要研求淹貫博古通今明體則爲真儒達用則爲良吏果有此等實學朕必不次簡拔重加任用又念先賢之訓仕優則學仍傳諭內外大小各官政事之暇亦須留心學問俾德業日修識見益廣佐朕右文之治特諭

聖祖仁皇帝諭蠲漕糧一年

康熙三十年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諭戶部朕撫馭區宇三十年以來早夜圖維惟以愛育蒼生俾咸臻安阜爲念比歲各省額徵錢糧業已次第蠲豁其歲運漕米向來未經議免朕時切軫懷所有京通各倉米穀樽節支給數載於茲今觀歷年儲積之粟恰足供用應將起運漕糧逐省蠲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頒諭免徵外湖廣江西浙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米著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至江甯京口杭州荊州大兵駐防地方亦應預行積貯著將康熙三十一年起運三十年漕米各截留十萬石存置倉廩令該地方官敬慎守視以備需用爾部卽遵諭行特諭

諭報增人丁永不加賦

康熙五十二年

諭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地畝並未加廣宜施寬大之恩共享恬熙之樂嗣後直隸各省地方官遇編審之期察出增益人丁止將實數另造清冊奏聞其徵收錢糧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爲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不許有司於造冊之時藉端需索用副朕休養生息之意

世宗憲皇帝諭追封

孔子五代 雍正元年

諭內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爲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二

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孔子之父叔梁公於宋真宗時追封啟聖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來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代並享蒸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內閣禮部可會同確議具奏

諭封

孔子五代王爵

雍正元年

諭五倫爲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彰明自古師道無過於孔子誠首出之至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
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處
故勅部追封孔子以上五代今部議封公上考前代王帝
皆有推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爲文宣王宋眞宗加封至
聖文宣王聖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元加封孔子爲大成至
聖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爲啟聖王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
臣爵改稱爲至聖先師孔子改啟聖王爲啟聖公王公雖
俱屬尊稱朕意以爲王爵較尊孔子五代應否封王之處
著問諸大臣具奏

諭立忠孝節義祠

雍正元年

恩詔內開一旌表節義乃彰善大典每見直省地方有力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三

之家尙能上達而鄉村貧窶之人則多湮沒無聞深可憫
惻著督撫學臣及有司遍加採訪務使寒苦之家同霑恩
澤至節婦年逾四十而身故計其守節已歷十五載以上
者亦應酌量旌獎著該部議奏一旌表節義給銀建坊民
間往往視爲具文未曾建立恐日久仍至湮沒不能使民
間有所觀感著於地方公所建立祠宇將前後忠孝節義
之人俱標姓氏於其中已故者則設牌面於祠中祭祀用
以闡幽光而垂永久著該部議奏

諭恤老

雍正元年

諭戶部恩賜老人原爲崇年尙齒而地方賞老人者每州
縣動數千金司府牧令上下通同侵扣吏役復任意需索

老人十不得一上負曠典罪不容追今飭令督撫嚴查務令有司親自沿鄉訪察照看據實造冊給發不許絲毫侵扣如仍蹈前弊立即叅處如督撫奉行不謹朕若訪出必加失察之罪再老人九十以上者州縣不時存問其或孤寡及子孫貧不能奉膳者督撫以至州縣共同設法恤養或奏聞動用錢糧務令得沾實惠特諭

諭旌表

雍正元年

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善使人人知彞倫天則之爲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帝王勞來匡直所以納民於軌物者舍是無由也朝廷每遇覃恩詔款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係鉅典邇來直省大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四

吏往往視爲具文並未廣諮遠訪祇將有力之家囑託賂遺者漫憑郡縣監司之申詳卽爲題請建坊而山村僻壤窮氓耕織之人或菽水養親天性篤孝或柏舟矢志之死靡他鄉鄰嗟嘆爲可欽而姓氏不傳於城邑幽光湮鬱潛德消沉者何可勝數爾部卽著傳諭督撫學政諸臣嗣後務期各屬搜羅虛公核詢確據本人鄉評實蹟題奏旌獎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爲沮抑勿以富家巨族而濫爲表揚以副朕成俗化民實心彰善至意特諭

諭鼓勵農民

雍正二年

諭直省督撫朕惟四民以士爲首農次之工商其下也漢有力田孝弟之科而市井子孫不得仕宦重農抑末之意

庶爲近古今士子讀書砥行學成用世國家榮之以爵祿而農民勤勞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賦養父母育妻子其敦龐淳樸之行豈惟工賈不逮亦非不肖士人之所能及雖榮寵非其所慕而獎賞要當有加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特諭

諭增學額中額 雍正二年

諭禮部等衙門及國學諸生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道廣勵學宮爲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先師禮畢進諸生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園橋之觀聽也維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爲師表其附饗廟庭諸賢皆有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五

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崇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再邇年文教廣被由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六十年來山陬海澨莫不家絃戶誦直省應試童子人多額少有垂老不獲一衿者其令督撫會同學臣查明實在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小學改爲中學中學改爲大學大學照府學額取錄督撫等務宜秉公詳查不得徇私冒濫至鄉試解額

聖祖仁皇帝屢次增廣乙酉戊子等科復於額外加中五經

三名至五十六年而罷以久而滋弊也嗣後各學臣及祭酒司業於錄科時先加面試實在貫通五經生監仍聽以五經應試主考閱文果佳本監取中四名直隸各省大小不一某省應取中幾名著分別詳議定數具奏如無佳文甯缺無濫會試臨時請旨本監本科鄉試中式著加增十八名朕臨雍講學雖率由舊章然必期於世道文教有益不蹈一切虛文諸臣其各欽遵特諭

諭關稅刊刻則例

雍正二年

諭各省兼管關稅之巡撫凡商賈貿易之人往來關津宜加恩恤故將關差歸併巡撫以巡撫爲封疆大吏必能仰承德意加惠商旅也但各關俱有遠處口岸所委看管之

秦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六

家人賢愚不一難免額外苛求及勒取飯錢等弊稍不如意則縛送有司有司碍巡撫之面徇情枉法則商民無所控訴矣嗣後著將應上稅課之貨物遵照則例逐件刊刻詳單印刷多張各貨店俱給一紙使衆人知悉其關上所刊刻則例之木榜務令豎立街市使人共見不得藏匿屋內或用他紙掩蓋以便高下其手任意苛索立法如此自然剔除弊端但爾等受朕委任之重尤當仰體朕心遴選誠實可信之人以任稽查之責必期商民有益方爲稱職特諭

諭日月合璧

雍正三年

諭據欽天監奏稱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庚午日月合璧

以同明五星連珠而共貫宿纏營室之次位當娵訾之宮
爲從來未有之瑞應請勅付史館等語朕惟日月五星運
行於天本有常度是以從古歷元可坐算而得然古稱高
陽時五星會於營室漢帝時五星聚於東井宋祖時五星
聚於奎璧史臣皆紀以爲祥蓋七政會合數雖一定而遭
逢其時者實海宇昇平民安物阜之會也若以爲德化所
致朕方臨御二載有何功德遽能致此嘉祥皆由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蟠天際地爲千古不世出之君爲
上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歷數綿長錫祚垂光至
於今日覩此難逢之嘉瑞朕嗣統以來兢兢業業率由舊
章惟以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七

皇考之心爲心以

皇考之政爲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邀

上天垂鑒仍如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嘉會不但
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祐之中當與天下臣民共慶之
所奏著付史館并頒示中外該部知道

諭老人 雍正四年

諭朕覽戶部奏銷本章見恩詔內給賞老人一項直隸各
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

千六百二十五名賞給絹布等件價銀共八十九萬餘兩米一十六萬五千餘石等語凡此老人但就民人而言如仕宦紳士商賈僧道皆不入此數之內洪範以壽居五福之首而昔人稱七十爲古稀誠以壽爲難得而可貴也乃今日老人之多至於如此皆由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凡山陬海澨僻壤窮鄉無不沐浴

鴻慈涵濡大化太和翔洽壽國壽民所以期頤耄耋龐眉皓首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所謂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者皆我

皇考之賜也從此益培養日積月累則民間之享高年介眉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八

壽者更不知如何之衆矣此等老人躬際昌明年登上壽大抵皆居心忠厚力行善事之人卽有一二年少時未盡醇謹者亦必中年暮齒能自悔悟之人蓋一念修省卽荷上天福祐也是國家有培養之恩而由本人能修善以祇承之非倖而致之者也爾等百姓觀百年之盛事當歡忻鼓舞謹身修德以迓天庥父與父言孝兄弟友恭夫婦和順比閭族黨之間相親相愛無詐無欺草薄從忠循分守法盡除乖戾之氣爲國家淳樸善良之民則天地佑善錫福長享遐年此必然之理也但生齒日盛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游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

用愛惜物力毋縱奢侈毋競浮華毋任意靡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忘經久之計朕以勤儉先天下宮禁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令人檢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至數十萬之多朕臨御萬方尙多方撙節愛養以爲加惠元元之本爾等小民安可縱口腹之所欲而忘物力之艱難乎爾等誠能體朕諄諄訓誨之意敦善行則心體安務本計則俯仰足惜財用則家室裕人心和樂風俗醇美同爲壽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豈非朕之所厚望哉著該部將朕此旨轉發直省督撫通行所屬郡邑鄉村咸使聞知特諭

諭學政保舉生員

雍正四年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九

諭國家設學校以儲養人材鄉會廷試拔其尤者而用之卽古選士造士之遺意也但士子作文有一日之長短縱使主司公明搜羅豈能無遺况去取惟憑文藝其人品之高下才能之優絀無由得知每有出羣拔萃之才屢試不售卽或晚得一第而年力衰邁不堪爲國家任使朕思各省學政奉命課士黜劣舉優係其專責嗣後學政三年任滿將生員中實在人品端方有猷有爲有守之士大省舉四五人小省二人送部引見朕親加考試酌量擢用現在報滿各學政卽遵照薦舉其到任未久者如有所知亦卽舉出夫一省而舉數士不可謂無人學政巡歷各府三年之久日與士子相親考文察行不得謂不知但能虛公衡

鑑所舉必得其人且風聲所樹凡讀書士子必皆鼓舞振興力學敦行求爲有用之儒於士習人材大有裨益該學政其各實心奉行毋得苟且塞責如有徇私冒濫等弊必嚴加治罪特諭

諭慎刑 雍正八年

諭尙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濫刑也吾弟怡賢親王常奏朕云今法司衙門凡有審問事件並不究其情之虛實動以夾訊夫聽斷之下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設誠以待之據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實者何庸夾訊倘有証佐確據情罪顯著而本犯猶狡獪不以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十

實供則不得已而用刑若並不詳鞫其情而概用重刑嚴訊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免有冤抑牽累也吾弟之言如此是以八年來凡朕交王承審數十件繁難大案皆以誠敬用心以情理感格愚頑簡孚閱實俾各自將罪犯委曲招吐從未嘗夾訊撈楚一人而諸案情罪無不允當吾弟之存心忠厚如此凡爲法司者皆當奉以爲法也今外省有司旣不能聽辨五詞無明決折獄之才每遇重大案件至期限將滿之時慮及處分則連用重刑該犯欲緩須臾之命凡官吏訊問之語靡不承認遂據其供招鍛鍊成獄且凡遇命盜案件其中牽連之人有司亦明知其無辜而欲爲開釋恐致上司之翻駁遂有非夾訊不能

歸結之論夫欲保全一己之功名彌縫上司之查駁無論情之虛實罪之輕重輒用三木以訊每致案未結而有刑斃之人此其居心尙可問乎從前阿爾松阿爲刑部時不能剖斷曲直乃各將原被告之一足其一三木此天良喪盡之人視夾訊爲兒戲其心之殘忍慘毒甚矣未幾而身爲叛逆不能保其首領善惡之報豈有爽乎吾弟怡賢親王存心仁恕固不待言而其本懷總不欲使天下有一冤抑人俾國家受濫刑之議此其忠君愛國之心出於誠懇篤摯是以凡有聽斷歸乎至當能使羣議帖服刑章式叙也今吾弟仙逝之後凡啟靈大祀之日

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而羣工黎庶各致其哀慕深情成一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七

千古以來未有之賢王此

天之報吾弟亦云厚矣吾弟嘉謨入告之事不可勝數偶因戒飭問官輕用三木一節將吾弟敷奏之言宣示於衆且布告各省有司令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訟居心奉爲案鞫之規範則明慎用刑庶幾咸中有慶矣著凡掌刑名衙門將此諭刊榜永示於堂署特諭

御製大義覺迷錄序

雍正八年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懷保萬民恩加四海膺

上天之眷命協億兆之歡心用能統一寰區垂庥奕世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爲天下君此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
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聚羣分鄉曲疆域

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爲同異者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祐之以爲天下君未聞不以德爲感孚而第擇其爲何地之人而輔之之理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聞億兆之歸心有不論德而但擇地之理又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順天天之所與又豈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區別乎我國家肇基東土

列聖相承保又萬邦

天心篤祐德教宏敷恩施遐暢登生民於衽席遍中外而尊親者百年於茲矣夫我朝旣仰承

天命爲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三

而有殊視而中外臣民旣共奉我朝以爲君則所以歸誠効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而有異心此揆之

天道驗之人理海隅日出之鄉普天率土之衆莫不知大一統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賊呂留良竟頑悖惡好亂樂禍倣擾彝倫私爲著述妄謂德祐以後天地大變亘古未經於今復見而逆徒嚴鴻逵等轉相附和備極猖狂餘波及於曾靜幻怪相煽恣爲毀謗至謂八十余年以來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爲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爲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之非以其爲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則孔子周遊不當至楚應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蓋從來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是以北人詆南爲島夷南人指北爲索虜在當日之人不務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譏已爲至卑至陋之見今逆賊等於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蜂蟻不若之異類乎且以天地之氣數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後君臣失德盜賊四起生民塗炭疆圉靡寧其時之天地可不謂之閉塞乎本朝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三

定鼎以來掃除羣寇寰宇乂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萬民樂業中外恬熙黃童白髮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清甯萬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曉而尙可謂之昏暗乎夫天地以仁愛爲心以覆載無私爲量是以德在內近者則大統集於內近德在外遠者則大統集於外遠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古帝王以來其揆一也今逆賊等以冥頑狂肆之胸不論

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論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瑣瑣鄉曲爲阿私區區地界爲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棄彝倫滅廢人紀之逆意至於極盡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爲昏暗豈

皇皇上天鑒觀有赫轉不如逆賊等之智識乎且逆賊呂留良等以夷狄比於禽獸未知

上天厭棄內地無有德者方

眷命我外夷爲內地主若據逆賊等論是中國之人皆禽獸之不若矣又何暇內中國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幘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爲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獫狁卽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爲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爲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西

民之大幸何得尙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從來爲君上之道當視民如赤子爲臣下之道當奉君如父母如爲子之人其父母卽待以不慈尙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爲君實盡父母斯民之道殫誠求保赤之心而逆賊尙忍肆爲訕謗則爲君者不知何道而後可也從前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動輒以朱三太子爲名如一念和尙朱一貴者指不勝屈近日尙有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託於明之後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現被步軍統領衙門拿獲究問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衆者似此蔓延

不息則中國人君之子孫遇繼統之君必至於無噍類而後已豈非奸民迫之使然乎况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卽元之子民也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至於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肆起倭寇騷動流賊之有名目者不可勝數而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民人死亡過半卽如四川之人竟至靡有孑遺之嘆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殘鼻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一年間猶有目覩當時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慶幸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羣寇出溥海內外之人於湯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五

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矣至於厚待明代之典禮史不勝書其藩王之後實係明之子孫則格外加恩封以侯爵不亦前代未有之曠典而胸懷叛逆之奸民動則假稱朱姓以爲構逆之媒而呂留良輩又借明代爲言肆其分別華夷之邪說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爲本朝之賊寇實明代之仇讐也且如中國之人輕待外國之入承大統者其害不過妄意詆譏蠱惑一二匪類而已原無損於是非之公倫常之大倘若外國之君入承大統不以中國之人爲赤子則中國之人其何所託命乎况撫之則后虐之則仇人情也若撫之而仍不以爲后殆非順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爲君者以非人

情之事加之於下爲下者其能堪乎爲君者尙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於下豈爲下者轉可以此施之於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時百里之國其大夫猶不可非况我朝奉

天承運大一統太平盛世而君上尙可謗議乎且聖人之在諸夏猶謂夷狄爲有君况爲我朝之人親被教澤食德服疇而可爲無父無君之論乎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歷代以來如有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幘極廣其政治規模頗多美德而後世稱述者寥寥其時之名臣學士著作頌揚紀當時之休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論

去

美者載在史冊亦復燦然具備而後人則故爲貶詞概謂無人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於外來之君欲貶抑淹沒之耳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傳後著勸戒於簡編當平心執正而論於外國入承大統之君其善惡尤當秉公書錄細大不遺庶俾中國之君見之以爲外國之主且明哲仁愛如此自必生奮勵之心而外國之君見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於爲善而深戒爲惡此文藝之功有補於治道者當何如也倘故爲貶抑淹沒畧其善而不傳誣其惡而妄載將使中國之君以爲旣生中國自享命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邽隆之治而外國入承大統之君以爲縱

能夙夜勵精勤求治理究無望於載籍之褒揚而爲善之心因而自怠則內地蒼生其苦無有底止矣其爲人心世道之害可勝言哉况若逆賊呂留良等不惟於我朝之善政教大經大法槩爲置而不言而更鑿空妄撰憑虛橫議以無影無響之談爲惑世誣民之具顛倒是非紊亂黑白以有爲無以無爲有此其誕幻請張誑人聽聞誠乃千古之罪人所謂慙不畏死凡民罔不慙不待教而誅者也非祇獲罪於我國家而已此等儉邪之人胸懷思亂之心妄冀僥倖於萬一曾未通觀古今大勢凡首元倡亂之人無不身膏斧鑕遺臭萬年夫以天下國家之鞏固豈烏合鼠竊之輩所能輕言動搖卽當世運式微之時其首亂之人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七

歷觀史冊從無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陳涉項梁張耳陳餘等以至元末之劉福通韓林兒陳友諒張士誠等雖一時跳梁究竟旋爲灰燼而唐宋中葉之時其草竊之輩接踵疊跡亦同歸於盡總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義不識天命之眷懷徒自取誅戮爲萬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有此倫常之理也故五倫謂之人倫是闕一則不可謂之人矣君臣居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尙可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尙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爲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且天命之以爲君而乃懷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誅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

天下億萬臣民其具天良自切尊君親上之念無庸再爲
剖示宣諭但儉邪昏亂之小人如呂留良等胸懷悖逆者
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數賊也用頒此旨特加訓諭若平
日稍有存此心者當問天捫心各發天良詳細自思之朕
之詳悉剖示者非好辯也古昔人心淳樸是以堯舜之時
都兪吁咈其詞甚簡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漸不如前故殷
盤周誥所以誥誡臣民者往復周詳肫誠剴切始能去其
蔽錮覺其愚蒙此古今時勢之不得不然者每見陰險小
人爲大義所折理屈詞窮則借聖人之言以巧爲詆毀曰
是故惡夫佞者不知孔子之以子路爲佞因子路何必讀
書然後爲學之語而發蓋以無理之論而欲強勝於人則

秦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六

謂之佞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若遇呂留良嚴鴻達曾靜等
逆天悖理惑世誣民之賊而曉以天經地義綱常倫紀之
大道使愚昧無知平日爲邪說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
遭天譴而罹國法此乃爲世道人心計豈可以謂之佞乎
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著將呂留良嚴鴻達曾靜等悖逆之
言及朕諭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
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貯一册於學
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倘有未見
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
教官從重治罪特諭

諭好善樂輸分別獎勵

雍正十一年

諭朕於直省地方偶遇災祲卽爲之寢食不寧蠲租發粟截漕平糶多方撫恤務使貧民無一夫不得其所又念各該地方雖或收成歉薄豈無蓋藏豐裕之家伊等誼篤桑梓休戚相關若各人量力樂輸旣可以展其睦姻任恤之情亦可以爲恤災扶困之助是以曾經降旨通行勸導然亦聽紳衿士庶自爲之不相強也近聞直省地方捐貲周急好善樂施者頗不乏人此誠鄉鄰風俗之美亦人心古處之一驗也此等良善之人應加恩澤以示褒嘉著該督撫留心體察秉公確訪其捐助多者著具題奏請議叙少者亦著地方大吏給與匾額並登記檔冊免其差徭以昭朕與人同善之至意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七

諭採訪遺編著述

乾隆六年

諭從古右文之治務訪遺編目今內府藏書已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學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醇粹無疵者當不乏人雖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撫學政留心採訪不拘刻本抄本隨時進呈以廣石渠天祿之儲欽此

諭各省錢糧普免之年耗羨緩征

乾隆十一年

諭朕愛育黎元格外加恩將各省錢糧普免一次以爲休養萬民之計經大臣等酌議國家每年一定之經費皆取資於正賦應將各省分作三年蠲免則經費有賴而先後之間萬民均沾膏澤至於耗羨乃有司養廉及辦理公務

之所必需應令照舊輸納朕已允行今思朕之逾格蠲免天下正賦者所以藏富於民且使閭閻之間終歲不聞催科之聲也今正賦旣蠲而耗羨又令完納是官民仍有交關猶不免有追呼之擾若將蠲賦之年應征耗羨一併緩至闕征之年按數完納使小民於交官之便完此些須不必兩次伺候於公庭亦體恤民情之意著該部卽遵諭行並將公用不敷之處作何撥抵酌議辦理各省督撫當董率有司善爲之勿因此又別生弊端也欽此

諭製化民成俗論

嘉慶十九年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旨哉是言千古不磨之論也蓋人不學不知道道者何天經地義日用倫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三

常皆道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民之大用也知者則爲賢臣循吏孝子良民不知者則爲貪官汚吏逆子亂民矣變化氣質養正毓德舍學無術也正學興則邪說熄官常肅則庶民從今之大弊在正學式微官常疲惰故邪說日熾蠱惑鄉愚頑俗固結而不可解者總由於不學之人過多之故也人性本善惟學能導其善漸仁摩義教孝教忠非學不能明德也廢學則爲冥頑之民不習正學必流於邪教矣如水之就下不可遏禁終至泛濫難止同歸於汙濁皆不學之害也學者知大義不學者圖小利而不顧大義犯上作亂之徒皆因利也利心起而義心失大害隨至尙不自知如飛蛾投火至燬不悟誠可憫也見利

志義皆不學之人也此類人多非國家之福也家有塾黨
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不可廢而不設也不可設而不學也
不可學而不思也設官講學明正教也教官之名豈空言
哉天下未有不可化之人未有不能辦之事所慮者官不
盡職苟且因循民不能化俗不能成坐視流於汚俗不肯
援救激成變亂惟用嚴刑峻法鍛鍊株連波累無辜流離
顛沛不教而殺謂之虐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苗尙能
感格况中土之人乎邪教之本唯一利字利心深染正義
全乖欲格其非心必自正學始道德齊禮有恥且格是聖
王之全體大用不可不急講也經正民興斯無邪慝君臣
各盡其道士庶各修其業形端表正上行下效庶幾移風

秦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三

易俗返樸還淳洵由昌明正學始也甲戌季秋予居事簡
偶讀學記有會於心故申論焉

諭課農桑緩刑獄

嘉慶十九年

諭姚文田奏請急農桑緩刑獄一摺國家政在養民農桑
者天下之大本朕親耕后親蠶躬行爲天下先誠以民生
所亟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布帛菽粟其事
至恒而所關至鉅定例考核吏治首列勸課農桑所以責
望牧令者莫要於此古者物土之宜耕九餘三歲有豐歉
民無凍餒近者膏腴之產多以蒔菸倉廩所儲兼以釀酒
地利未盡禁令復弛地方偶值偏灾雖蠲賑頻施民猶不
免飢寒本務不修無怪乎閭閻之貧且病也著通諭直省

督撫各飭所屬府州縣官務知朝廷貴農重粟之意以勸
桑爲亟境內污壤悉令樹植嘉穀有勤於南畝者勞之相
之其糜穀病農者抑之懲之地產日豐蓋藏饒裕衣食足
而廉恥興富教之政其庶幾乎至除莠所以安良刑者不
得已而用之若訟獄繁興株累者衆其妨於農事者甚大
著問刑官吏遇有應訊案牘務速爲剖判曲直嚴懲誣枉
勿得拖累無辜以恤民生而厚民俗其各實力奉行勿怠
欽此

諭質穀聽民自便

道光二年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程裔奏江西質穀章程實不便民
一摺此案前據毓岱奏議章程請旨復經幸從益以穀押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三

係民間量力舉行不須官爲經理奏請無庸籌議朕節次
諭令確切訪查據實具奏總期有益於民貧富兩便方爲
至善嗣鄧廷楨奏貧富並無妨礙請仍照前議辦理業已
依議准行茲據該御史復以息穀過多限期太迫實有窒
礙難行之處據稱民間穀押其息不過一分五釐至二分
而止今每石官定納息三斗徒爲富戶繼長增高未嘗爲
貧民哀多益寡秋後取贖穀經風颺折耗息再加增是蓋
藏盡歸盤剝至以物質穀價直較穀多至數倍向來三年
不贖則沒入其本今官限一年是衣物未得半價甫及一
年遂已盡沒市廛典鋪例准三年取贖何獨質穀勒限一
年其以穀典押銀錢之議尤不便民等語民間典質稱貸

有無相通事所常有江西省所屬向有殷實之戶於青黃不接之時將餘穀聽民質押以有餘補不足沿行日久貧富相安若再令立禁令官爲限制事涉煩苛致滋流弊朕前此歷經諭令該撫等隨時體察實在情形酌量辦理現在既據該御史指陳諸弊於貧民毫無裨益自不如聽其自便無庸官爲經理著阿霖於接奉諭旨後遵照妥辦務期窮黎矜恤有資無許官吏藉端滋擾

諭禁會匪 道光六年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熊遇泰奏會匪擾害地方請旨飭查一摺據稱江西贛南一帶近有匪徒燒香結盟每人帶刀一把名爲添刀會聚黨至數百人出沒無常沿途劫掠上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三

年冬間興國雩都瑞金地界一月之內疊劫商販至五十餘起又有泰和縣馬家洲郭姓被劫資財萬餘金迄今未獲破案並聞會匪與鹽梟勾結如泰和之馬家洲萬安之白渡市私梟充斥每借刀會爲聲援放礮闖關蔽江而下又有匪徒創立花會製爲三十六字號三十六天罡令人射取打中者數十倍償之此風興國雩都吉水泰和永豐等處爲尤甚每日開厰嘯聚數百人其中多有流入刀會者非尋常賭局可比等語匪徒創立會名久干嚴禁如該御史所稱匪徒聚黨劫掠頗仍甚至鹽梟借刀會爲聲援肆行無忌地方文武各員所司何事至花會聚眾賭博亦應嚴加查禁免滋事端著韓文綺督同臬司邱樹棠將該

御史所奏前項各情逐加訪察飭屬認真查拏毋稍疎縱至該御史所稱鄉村遼濶地方官耳目難周請就各鄉中選擇公正才幹之鄉耆舉爲鄉約一有覺察立即送官究辦如有隱瞞卽治以徇庇之罪並於衝要地面移駐一二文武員弁專司緝捕藉資彈壓其法是否可行並著體察地方情形據實具奏

諭禁會匪鹽梟

道光九年

諭內閣御史王贈芳奏會匪鹽梟蔓延滋害請嚴飭捕剿一摺會匪鹽梟最爲地方之害據該御史奏江西吉安府屬泰和萬安等縣向有私梟出沒之所加以會匪繁多與私梟合而爲一或名漆弟會或名漆刀會又稱千刀會均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語

自南贛延入吉安其初猶知畏法近來黨與日多地方官懼滋事端惟思苟且調停卽釀成巨案猶復一味姑息草丁結甚有鄉勇拏獲送官之匪徒仍從寬免縱之歸家似此巽懦因循化大爲小不過規避處分而縱匪養奸爲害日深必應明定考成以靖地方而安良善著蔣攸銛韓文綺通飭所屬各就地面嚴密躡緝遇有此項匪徒立即弋獲明正典刑毋稍輕縱沿河添設巡船專捕劫盜盡法處治其實由挾制入會者取具族鄰切結准其自首若能縛送積惡首匪仍予重賞其匪徒繁多之處責成明練有爲之員撫剿兼施毋許稍有諱飾如果實力奉行地方肅清舊任準免處分新任卽予擢遷儻有仍前將就了事者

立即嚴行參奏加等懲處不稍寬貸

論緝捕會匪情弊

道光十年

諭軍機大臣等據給事中牛鑑奏稱江西省南贛會匪首犯兇橫狡黠遇有恒產之人能知法度不肯附和入會者卽蹂躪田禾甚至搶掠子女勒銀取贖小民被其凌逼不入會則禍不旋踵無以保其身家入會不過歛給銀錢猶可免其荼毒以是畏禍之心甚於畏法斃之者愈甚從之者愈多迨至官司遇案訪拏此等被脅入會者本係柔懦愚民一經緝捕無不立時就獲而實係爲匪之積惡要犯往往勾連兵役交結吏胥聲息相通聞風遁匿及至事寢回歸益復肆行無忌現聞該省委員拏獲之犯已有四五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五

百人其未經解省報斃者又不下二百人是各犯案情未定而株連民命已多且恐所獲之犯仍多被脇而該處積惡首匪依然避跡遠颺該委員等於疑似之犯隨意摻捕沿途拖斃難保無要功希賞情弊請飭嚴拏首惡等語江西南贛匪徒前據該撫奏獲匪犯多名現在嚴訊犯供有無積惡首匪在內其餘甘心入會者若干被脇勉從者若干是否解省報斃者有二百名之多著吳光悅將所獲各犯親提研鞫嚴究首惡姓名蹤跡按名拏捕淨盡其實係被脅勉從並未爲匪者酌從寬減務期地方肅清勿任委員株連擾累

諭查鹽滋擾情弊

道光十年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江西巡撫吳光悅有人條奏江西吉安府屬之萬安縣爲水陸要道凡由廣東至南安贛州而下者必經該處行走向設有查鹽快船派差巡邏以防私梟過境近來差役等於私鹽船隻每得錢賣放而於過往客商之查無鹽斤輒將衣箱貨物傾囊倒篋任意盤折箱內銀兩肆行搶奪復向每人各索查看錢數千至十數千不等客商赴縣控告該差役豫將私鹽安置縣堂誣指夾帶眾役一詞不容分辨且添出衙門書差人等勒索規錢使商民受罪含冤資本蕩然以故商賈吞聲畏如狼虎等語地方設立查鹽快船原以杜絕私梟非爲盤查行旅若如所奏情形差役等藉端滋擾誣陷善良是私鹽得以安

奉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三

然過境而過客反受害無窮豈不大干法紀一處如此恐他處亦所不免著該撫密加訪察嚴飭所屬有鹽卡地方官實力查拏如有前項差役擾害立即拏獲嚴辦儻仍前怠忽任差役恣橫商民被累一經發覺必當從重懲處決不寬貸

恩詔借給被水各縣農民籽種

道光十五年

諭上年江西省南昌等二十二縣被淹均已隨時加恩分別蠲緩錢漕賑恤加賑借給挑復工本籽種房屋修費小民諒可無虞失所惟念今春青黃不接之時民力未免竭廢所有南昌新建豐城進賢清江新淦峽江廬陵吉水泰和萬安鄱陽餘千萬年星子都昌建昌德化德安瑞昌湖

口彭澤等二十二縣被水田地無力農民著加恩酌給籽種其水未全涸之南昌新建進賢建昌德化湖口等六縣均著借給一月折色日糧照例於秋成後免息徵還至各該縣常平倉內如有貯穀無多不敷借給籽種之處准其援照成案每石折給銀六錢在於司庫正項內借放統於秋成後免息徵收還欸該撫卽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民沾實惠毋任吏胥滋弊用副朕始和布澤惠愛編氓至意該部卽遵諭行欽此

恩詔緩徵被災各廳縣錢漕

咸豐六年

諭文俊奏查明江西各屬上年被災田地收成歉薄請將新舊錢漕分別緩徵遞緩一摺江西南昌等廳縣上年被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三七

水被旱業經降旨蠲緩錢糧惟民間元氣未復收成歉薄若將應徵新舊錢漕照常征收民力未免拮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南昌廬陵等廳縣咸豐三年被水原緩錢漕屯糧餘租均著遞緩至六七兩年帶徵以紓民力該撫卽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軫念民依至意該部知道欽此

諭蠲緩趕緊刊刻謄黃

咸豐十一年

諭我朝深仁厚澤浹洽寰區軫念民依無微不至偶遇水旱偏災疆臣入告無不立沛恩施其被擾害地方小民蕩析離居情形尤慘各該省督撫大吏自能仰體朝廷子惠痼瘼之隱隨時查勘分別奏請蠲緩惟是奸猾吏胥從中

舞弊往往恩詔雖頒有遲至數月而始張貼者有先徵錢糧而後張貼者在國家屢頒寬大之恩閭閻仍難沐纖毫之惠屯膏壅澤皆不肖有司階之厲也嗣後遇有蠲緩恩旨該省督撫當卽趕緊刊刻謄黃嚴飭各州縣隨到隨貼務使實惠均沾家喻戶曉如或有視同具文及任意壓擱致朝廷澤不下逮一經發覺朕必重治其罪以爲玩視民瘼者戒欽此

諭各州縣士民殉難旌卹

同治元年

諭鴻臚寺卿朱夢元等奏江西殉難士民未經旌卹請飭設局查辦等語江西各屬被匪蹂躪該地方士庶人等捐軀殉難者甚多實屬深明大義咸豐九年間曾經欽奉

泰和縣志

卷首

上諭

三

諭旨飭令查辦迄今三年之久歷任巡撫並未彙案具報若再任其遷延必致日久湮沒著曾國藩沈葆楨卽便嚴飭各屬設局詳查分別奏咨請予旌卹以彰忠節而維風化

諭江西省錢糧征收章程

同治九年

諭劉坤一奏稱江省地丁錢糧從前名爲遵例一正一耗實則收錢不止二千四百文收銀不止一兩五錢軍興以後酌減每地丁一兩改爲收銀一兩五錢通省一律照辦若徒博遵例之虛名恐蹈浮收之故轍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惟該省當兵燹之後民間元氣未復地方大吏當體念民艱力除積弊著劉坤一督飭所屬各地方官於明定征

收確數之外不准絲毫任意加增以副朝廷軫念閭閻至
意

秦和縣志卷首終

秦和縣志

卷首

上諭

元

